

梁乙真著

蜀道散

市井書局



梁乙真著

蜀道散記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重慶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上海初版

(*8634 滬報紙)

蜀道散記 一冊

定價國幣壹元貳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 梁乙真

發行人 王雲五
重慶白象街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商務印刷書廠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自序

余此次赴蜀西北，視察團務，於五月初自渝出發，任蓉灌勾留半月，復沿西北大道經新都、廣漢、羅江、綿陽、劍閣，至廣元，然後順嘉陵江而下，過閬中、南充、遂寧、銅梁，返渝。歷時三月，行程四千餘里；所至登山涉澗，探勝尋幽，摩挲碑碣，弔弔今古；青城之麗，離碓之奇，劍門之險，嘉陵之秀，盡收眼底。曩余由陝入蜀，曾取道西北大路，故今之所經，除嘉陵江以下，若劍門，若青城，皆往日之舊遊也。昔明胡世安嘗三遊峨嵋，而三次所得印象不同，以爲「山靈富蘊，資取日新。」况以井絡天彭，魚鼈蠡叢，自昔爲詩人想像所寄托之鄉，而蜀西北山川之雄渾秀麗，煙雲變幻，瞬息萬狀，又豈可以曾遊而忽乎哉！歸途無俚，每於野市茅店，櫓聲帆影之中，寫爲遊草，凡得十六篇，顏曰蜀道散記。夜靜更深，孤燈獨坐，展卷開讀，彷彿嘉陵夜泊，傾聽山濤時也。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梁乙真於南溫泉。

蜀道散記

渝蓉道上

望山斜月落，
亂艇煙初合，
巴國曙雞鳴。
霜寒催曉角，
三江潮夜生。
石氣肅高城。
不寐聞猿嘯，
迢迢入峽聲。

王士禛渝州夜泊

一、離開了戰時首都

爲了尋求人生的真諦，爲了追求前途的光明，爲了自己的職務，一個人載着征塵，載着雨絲，載着滿懷的悵懣，靜悄悄地離開了這山川幽麗的孤城。

雖然細雨濛濛，雖然纔是晨光熹微，但兩路口的車站上，已經擁滿了人。他們是旅客、車夫、轎夫、小販和行路者。鈴聲響了，車子開始移動，帽影在行路人的頭際搖動，旅人們走上

新的征途，那兒有離愁與別恨，也有希望與憧憬。

我坐的是開往成都的第二次車。在車上很不寂寞。一位老婦人大約有七十歲的光景，滿口鑲着金牙，滿手戴着金飾，談鋒健而有趣，惹得全車的人都笑。另外一個中年婦人，是來接她五歲的小女兒。這女兒因為由奶媽帶大，所以這次已不認得自己的母親。一抱上車，更號啕大哭，怎樣哄慰也不行，惹得那婦人也哭起來。車到小龍坎附近，一個老婦人被開往成都的一次車撞死在地上，許多人圍着那屍體「看熱鬧」。

二、內江夜宿

沿途花枝掩映，綠柳成蔭。雲霧凝翠，煙嵐橫黛，在崗巒起伏的羣山中，蜿蜒着長蛇似的跑道。將近正午的時候，車到璧山。那裏的分關部書記譚君到車站迎接，並招待午餐。厚意可感。飯畢上車。經來鳳驛，約下午一時，過永川縣城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城，商業繁榮，人烟輻輳。又行二小時至榮昌縣，此地以產夏布著名，再過去爲安富鎮，以產酒著名，陶器也好，那些小偶像，很像無錫的泥人。到梓潼鎮，太陽已將落了，汽車由這裏渡江，成渝全線的過渡，只此一處。渡旁大木橋，建築就竣，不久當可通行。七時到達內江，已經燈火熒熒了。宿在金台旅社。

內江是四川產糖的名區，像樣的店鋪，都是糖菓店，此外酒的名色亦多。此地爲成渝公路的中心點，重慶來的汽車到此地就不再開行，赴成都的人到此必須換車。成都東開之車亦然。

內江汽車站爲甲等站，旅客到此須受檢查。在宿舍遇見饒秋鶴賓。他們是前天由重慶動身的。因爲汽車拋錨，在隆昌已宿過一夜了。

三、訪問一位糖業專家

我在內江曾訪問過一位老友，他是位糖業專家，對於糖的製造很熟習。他說：「沱江流域所種的蔗，爲黃白色的雲南蔗，每年的三月下種，十一月收穫。因爲雲南蔗瘦小，適合於牛力石磨之用，又因爲這裏的土性，比簡陽資陽爲佳，適於種蔗，所以內江就成了產蔗名區。」

關於糖的製作順序，是這樣的：內江所有的製糖工廠，可分爲兩種，一是直接由蔗水熬成糖清的糖房，一是向糖房購取糖清，經過若干次手續，製成沙糖的漏棚。開始時糖房將甘蔗經過牛力拖動石磨，壓榨成水，流入石缸，用竹管通入煮鍋煮沸，放於大木盆內，加入乾石灰粉，用人力攪動，使渣滓沉澱，清者上浮。再將澄清之蔗水倒入前鍋內煮沸，即成糖漿，加入豆油或菜油的餘渣（名爲油腳子），倒入熬糖鍋，經過相當的時候，倒入起糖鍋，糖漿即結晶，倒入石缸，徐徐冷卻成爲膏質，經過相當的時候，分儲瓦鉢內，名爲糖清，也稱糖坯子。漏棚收買糖清，同時向田間掘出所謂肥泥，運至棚內，將此肥泥與水攪合，鋪在存放糖清之瓦鉢面上，鉢底有二寸半對徑之小孔，肥泥所含水分，慢慢地經過糖清從小孔流入瓦塔，糖清經泥水滲過，糖粒外層本有略帶黃色之液質，至是隨泥水沖去，糖粒變爲白色。這種工作須經十日之久，爲極慢度之沖洗，上層成爲乾泥。將泥剝去，糖粒傾放席上，經日光乾晒，始可裝

包，爲期約須半月，纔成上品白糖。鉢內下層仍是深黃色，再用泥水滲濾，此漏出之水，名爲元水，下半層流出之水，名爲二泥，經過熬煮，成爲二號糖清，再經過泥水滲濾，成爲二號白糖。其漏出之水，名爲桔水，可熬煮爲桔糖。銷湘鄂一帶，供藥品之用。由桔糖漏出之水，名爲糖水，即是糖渣，通常充釀酒之用。據專家報告，每千斤糖清，可出自糖二百七八十斤，桔糖二百一十二斤，糖水四百四十斤，損失約爲六十斤，其生產量約僅得新式製的半數。至於冰糖的製造，其法先將白糖溶解，每糖百斤用水一百六十斤，雞蛋六枚，蛋價貴，則用黃豆漿及麻油，加入爲凝結用。溶解後，將渣滓濾過，入鍋熬煮爲糖漿，分裝入瓦鉢子內，所有瓦鉢，堆放石槽內，槽上層蓋以米糠，以維持其溫度，十天之後，即成冰糖。餘質未成晶體者，可製爲雪花糖。雪花糖所剩之水，可漏盡桔糖及糖水。據專家統計，每白糖百斤，可出冰糖四十五斤，雪花糖二十斤，桔糖五斤，糖水五斤，仍損失二十五斤。總之，如欲振興川糖，解除種種困難，漏棚須完全採用新法，糖房則暫就新法改良。不然若照這樣下去，內江的糖，恐怕一天衰落一天，永不能與舶來品爭霸了。

四、暮色蒼茫中到達成都

天還沒有亮，汽車又要出發，車站上那種嘈雜的人聲，真使我感到煩悶窒息。過內江汽車沿江而行，風景絕佳，我不禁低聲道：「行人莫說無驚苦，一路青山過內江。」九時過梁山鎮，十時過資中。資中即古資縣，張弘祠在青泥坊，數里之內，土色蒼青。杜詩所謂：「飯煮

『青泥坊底岸』，卽指此地。漢王褒墓亦在此。正午至球溪河打尖，此地的豆豉醬最美，尤以隨江寺的爲著。二時抵資陽，城西二里有資溪，縈紆九曲，與雁江合流，王褒故宅在此。二時至簡陽。簡陽原爲州治，距成都三百華里，有陽明鹽井，卽最馳名之中興井，開井口廣纔一掬，有鹽管通至數十丈之深，鹽水卽由井口湧出，爲量極富。以此製鹽，有擔子鹽、河鹽、鍋巴鹽之分。大約潔白如精鹽者爲擔子鹽。午後三時過龍泉驛，山行稍陡峻，過此『一帆風順』，於暮色蒼茫中到達成都的東門車站。

成都攬勝

翳翳桑榆日，照我征衣裳；我行山川異，忽在天一方。
但逢新人民，未卜見故鄉；大江東流去，遊子日月長。
曾城填華屋，季冬樹木蒼；喧然名都會，吹簫聞笙簧。
信美無與適，側身望川梁；鳥雀夜各歸，中原杳茫茫。
初月出不高，衆星尙爭光；自古有羈旅，我何苦哀傷。

杜甫成都府

一、初到錦城

成都在平原的中央，沃野千里，是四川頂肥腴的地方；因名產有錦緞和環城有錦江（岷江到成都，水清瑩可濯錦，因名），所以也稱錦城。又因多芙蓉，又叫蓉城，是渝蓉汽車站的終點。我們循「金城石郭，兼匝中區，既麗且崇，實號成都」的賦，及「錦城絲管日紛紛，半入江風半入雲；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」的詩，就可曉得這地方向來是很繁華富麗的。我到成都後，住祠堂街青年旅社，這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支團部所開設的，價錢便宜，房屋清潔。因為這幾天在汽車上顛簸得太疲乏了，所以到旅館後那裏都沒有去。洗沐後，早早

關門就寢。

醒來天已黎明，聽到窗外雨聲淅淅瀝瀝的下着，陣陣的寒氣，隨着侵晨的涼風，飄到屋內；錦城的天氣，真是「不測」，白天雖然熱的汗流浹背，但一遇下雨，馬上會冷起來，幸虧我離開重慶時，帶上禦寒的絨衣，不然這時真要上當了。

早起有一位姓朱的朋友，約我和東旭到「邱佛子」吃早點，這個小吃店可說是道地的成都味，同時也有些像北平的風味。吃飯回來，四川支團部黎光明（勁修）兄來訪，他約我今天下午三時，參加成都市學生聯誼會的講話，到有任君覺五，黃君季陸，及蓉市青年學生三百餘人；因為今天是一「五四」，所以我講「中國青年運動之過去現在及將來」，用來鼓勵在座的蓬勃勃的青年。講完之後，有很多人要我簽字題句，我寫的多是「持其志勿暴其氣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；」及「腹少機心便闊，身無媚骨骨常尊」等句。

二、晚晴後的少城公園

早起擬了一個團務檢閱程序，黎光明兄來商議檢閱蓉市團務辦法，預定是明天開始，一星期結束，結束後就往灌縣。

早點仍在「邱佛子」。過午同鄉牛子敬、王喜棠、魏育棗諸兄在東魯飯莊設宴，為我洗塵，他們都是我小時的同學，「萬里他鄉遇故知」，自有一番親切的情味。晚間同東方書社經理王曉齋兄逛蓉市故書店，曉齋是十年前老友，他在魯省從事文化事業二十餘年，很有成績；

「七七」以後，他從山東到西安，到漢中，到成都，都設立書店，仍埋頭努力於文化事業的傳播，實在令人佩服。臨去時，他贈我一部李義山詩集，和薛洪度集，作為遊蓉的紀念。

下午到四川支團部，晤戴高翔，魏廷鶴，李天民，杜均衡，謝星曲，徐天秩，屈義林諸兄。

這幾天心緒總是不好，所以朋友處也懶得去訪問。晚間一個人悄悄地跑到少城公園；這裏有茶館，體育場，圖書館，通俗教育館等，但因為時間晚了，都已閉門。

這時正當農曆十四雨後的黃昏時候，花木森森，流水潺潺，清冷的日光，偷偷地衝出白雲，篩落了滿地的碎影，真個是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。詩以紀云：

寂寂公園裏，更深燈火殘。

風搖花影動，雲破月光寒。

宿鳥情猶倦，吟蟲興未闌。

孤懷何所似，潑竹雨三竿。

三，草堂，浣花夫人祠，青羊宮

夜間睡的真好，下了正夜大雨，我竟不知道，醒來已是晨光熹微的時候了。今天上午，要到光華大學檢閱團務，四川支團派謝晉吾兄陪同前往，到分團後，主任謝康樂召開業務座談會。午飯在謝校長壽甫家，盛情可感。過午檢閱朝陽學院，接見會紀琛，翹智諸君。晚間到四

川國醫學院，該院分團主任余仲權，辦事認真，服務熱心，是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。八點在任覺五兄家宵夜，座間有郭鏡秋，朱鶴賓，嚴鴻謠，徐東旭，陶玄，李天民，雷清塵，黎光明諸兄。

今天上午，檢閱第三分團，晤鄧亞民沈天如。下午往遊草堂，浣花夫人祠，青羊宮三處。草堂係唐杜甫隱居的所在，他晚年窮愁抑鬱，甚不得志，便在這裏築個草堂，飲酒賦詩，聊以自解。這草堂雖不甚寬大，但結構嚴整，亭宇參差，花木葱蘢，境界清遠，何子貞有一聯云：「錦里春風公占却，草堂人日我歸來。」現堂中正楹奉杜少陵先生像，旁配以陸放翁，黃山谷，額書「詩中三傑」。少陵先生的塑像，係五柳長鬚，面圍便帽，左放翁塑像，右山谷塑像，堂後有石刻杜子美像二幅，一癯一豐，豐者精神飽滿，有「酒酣視八極，猛志逸四海」的氣概。山谷放翁像，誠不啻是一個詩人，然不及少陵像之奇氣浮眉宇間了。

在草堂之側，另外一棟屋宇，供奉浣花夫人（即冀國夫人）的神像，垂楊流水，風景秀麗。按吳中復冀國夫人任氏碑記云：「夫人微時，以四月十九日，見一僧墜污渠，爲浣其衣，頃刻百花滿潭，因名曰百花潭。」成都記曰：「夫人姓任氏，崔寧之妾。」又考通鑑「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，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，旰妻任氏，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，自帥以擊之，子琳敗走，朝廷加旰尚書，賜名寧，任氏封夫人。」今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人像，而那座小廟裏，還掛着一塊小匾，題爲「簫室英雄」。宋馬補浣花溪會詠之云：

浣花溪邊濯錦裳，
百花滿潭溪水香。
寶盃散盡有霜戟，
草秣匹馬不可當。
當時濯衣只偶爾，
豈似當年張子房。
烈烈遽見敵此蜀，
喪亂懷爾徒悲傷。
年年春風媚楊柳，
綵纜掩嬈雪霧張。
溪邊遊冶紅粉娘，
了不識字空愁腸。
采花盪槳不歸去，
沿渺煙水眠幽芳。

在歸途中路過青羊宮，是唐時所建的老子廟。相傳老子牽青羊過此。竹樹蔭濃，廟殿宏壯，兩楹間塑老子騎青羊像。蜀本記云：「老子爲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，臨別曰，子行道千日，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，今爲青羊觀。」這是成都最古的道觀。每逢春日，青羊宮街至杜甫草堂一帶，羅列萬花，任人買翫，謂之「花市。」茲擇錄幾首關於詠「花市」的詩篇。

成都花會竹枝詞

清彭懋琪

百花潭上遊船回，
玉女溪頭夕照開。
小立青羊宮外路，
車聲絡繹過橋來。
百花潭對百花莊，
小小朱樓隱綠楊。
聽得門前花擔過，
隔籬呼買夜來香。

春泛浣花溪

前人

小艇孤蓬帶槳搖，

鴨頭初染夜來潮。

踏青處處人成隊，

春在城南第幾橋。

相傳二月十五日，遊人特盛。遂謂此日爲老子誕日，稱曰「老君會」。遠近來進香的，路途填塞；可惜我們這次來時，花會已經過多了時，走進青羊宮，靜悄的很，除了一皓首龍眉星冠鶴鬚」的老君外，就是那隻「修筋細肋長鬚落落」的銅羊了。

四、望江樓，薛濤井

夜裏又下了一場大雨，天氣更覺涼爽，上午至成都青年勞動營檢閱。營在東門外四川農政學院，風景優美；晤甯清塵，馮均璉，任和平，黃夢元諸兄，他們對園都很熱心。這裏共有學生三百人，都是身體強健，精神蓬勃的青年；但因經費不足，常鬧「食荒」，虧得清塵兄在成都人事好，東挪西補，想法使學生飽肚而已。散會之後，均璉兄約我到東門外的郊外第一公園望江樓。望江樓臨錦江，岷江到成都，水清瑩濯錦，故名曰錦江。成都有名的蜀錦，據說必以錦江之水洗濯，始艷麗鮮明。杜甫詩「錦江春色來天地」，白居易「望江樓上臨江望，東西南北水茫茫。」我們登樓飲茶，看前面自然的風光，覺得非常清雅，旋即上樓散步，附進修竹茂林，園亭曲折，什麼酒肆、茶館、書攤、都應有盡有。薛濤井亭台掩映，林樹陰翳，曲徑通幽，有流杯池，有枇杷門巷，並有一軒額薛濤井之句「似待詩人賞月來」。亭內有「石碑多艷跡，江

水起哀聲。「獨坐黃昏誰是伴，怎教紅粉不成灰」等對聯。近人劉豫波一聯云：「古井冷斜陽，問幾樹枇杷，何處是校書門巷。大江橫曲檻，看一樓煙月，要平分工部草堂。」按薛濤字洪度，本長安良家女，她的父親名郎，官死成都，她便隨着孀母流落異鄉，做了名動一時的娼妓。韋皋鎮蜀，召令侍酒賦詩。她在蜀凡歷事十一鎮，都以詩受知，在當時曾經與濤唱和者，元稹，白居易，牛僧孺，令狐楚，裴度，嚴綬，張籍，杜牧，劉禹錫，吳武陵，張祐。她僑居百花潭，躬製深紅小彩箋，裁書供吟酬，謂之「薛濤箋」。她晚年居碧雞坊，創吟詩樓，嘯傲吟咏，得享七十五歲的高齡。她常有錦江春望詩云：「花開不同賞，花落不同悲，欲問相思處，花開花落時。」胡曾有詩寄之云：「萬里橋邊女校書，枇杷巷裏閉門居；掃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領春風總不如。」吟詩樓臨濯錦江上，四圍都是叢竹，張錦新集句爲聯云：「到此詩情應更遠，管領春風總不如。」近人邵祖平薛濤并詩云：

濯錦江邊萬里橋，

艷花濃酒我來遙。

枇杷門巷生秋草，

翡翠塘均集野荇。

碧甃凝寒纖手觸，

綵牋吟夜醉魂嬌。

詩人枉結巫山夢，

不惜紅芳對面消。

五、萬里橋，昭烈廟，武侯祠

今天赴華西壩檢閱華西大學，金陵大學，齊魯大學等分團。華西壩已成爲成都的大學區了。

（華大，金大，齊魯，川大，中央醫科，均在此地），華西大學係加拿大教會設立，佔地很廣（金大，齊魯都是借的華大校舍），什麼博物館，健身房，牙科室，圖書館，分散各處，建築華麗堂皇，校內道路交錯，道旁叢綠成陰，廣闊的空地，綠草如茵，每當落日衡山，草坪上三三五五的青年男女，很活潑的在這裏唱歌，遊戲，辯論，情話……使我立刻回憶到學生青春時代的可愛。華西是牙科專精，解剖室的人體和各種動物，以及博物館的古物，均使我永遠留着好的印象。至於團務，華大爲周少吾，唐澄波，白英才，金大爲劉平侯，米永昌，卓超，齊大爲潘吉和，韓吉宇，徐華冰，而三校當局，張凌高，陳裕光，劉世傳諸先生，對團務的發展，也頗多協助的地方。

今日上午檢閱第五分團，晤馬吉元，賀炳祖。下午到第二分團，晤賴智新。傍晚到南門外遊萬里橋，昭烈廟，武侯祠。萬里橋一名長星橋，一名篤泉橋，蜀使費禕聘吳，丞相亮祖之，歎曰：「萬里之行，始於今日。」杜甫詩：「東歸萬里堪乘興，須上山陰上小舟，」亦隱用此意。劉禹錫竹枝詞云：「憑寄狂夫書一紙，家住成都萬里橋。」橋於光緒戊申年重修。監修題名的爲趙爾巽爾豐兄弟。近人邵祖平萬里橋詩云：

吳蜀當年信使通，

蒲帆十幅好趨風。

猿聲兩岸鵲聲曉，

樹影千層峽影濛。

笳鼓悲涼歌吹外，

江山搖落亂離中。